

梦
里
沧
桑

吴
泰
昌
散
文
自
选

作家出版社

夢里論

夢里論

夢里論

夢里論

夢里論

夢里論

夢里論

夢里論

梦里沧桑

吴泰昌散文自选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里沧桑: 吴泰昌散文自选/吴泰昌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1

ISBN 7-5063-1996-9

I. 梦… II. 吴…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8310 号

梦里沧桑——吴泰昌散文自选

作者: 吴泰昌

责任编辑: 杨 葵

装帧设计: 李颖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net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82 千

印张: 14.5

插页: 6

版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996-9/I·1980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写在卷首

我有兴致地投注了大量精力写散文，有二十多年了。

我长期从事文艺报刊编辑工作，写作纯属业余。为什么我的创作主要选择了散文？我自己也有点纳闷、奇怪。

我在大学是专门学习、研究文艺理论的，多年的工作岗位又是理论评论报刊。也许是初中时，语文老师说我的作文有散文诗的风格，煽动了我与散文的情缘。也许是因为我的工作单位过于敏感、紧张，面对的现实又过于错综复杂，促使我将自己的笔端与公务有意拉开了距离。虽然我有不少写小说的朋友，蒙他们鼓励，说我也不乏写小说的能力，但我偏偏欠缺他们结构营造小说的本领和较充裕的时间。别无选择，我只好钟情于散文这个文体了。

我的散文写作欲望的勃起，是新时期文学浪潮撞击的结果。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写了大量有关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随笔、札记，曾为上海《解放日报》开了近两年“艺文轶话”专栏。一些师长和报刊说我这类文字也是散文的一个路子，并鼓励我放开手去写，我很高兴。一九八二年之后，在继续写这类散文的同时，我又写了一些抒情散文，以写人物为主，写他人和写自己，他中有我，我中有他。四十多年来，由于我的学习历程和工作环境的便利，使我有机会认识、熟悉了一批我国文化界的名人，有些竟成了忘年交。他们给我

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印记。我目睹了、感受了他们顺遂和不顺遂的面面。至于我个人的经历,是平凡的,但也难说是平坦的,只能说在泥泞中行走。仔细回想咀嚼,值得写的应该写的人生况味实在多。

我对散文外延的理解不狭窄。散文的写法是最酷爱自由的,说理性散文与抒情性散文两大类,并由此派生出种种体裁,写法。远的不说,“五四”以来的散文家,对散文涵义的理解比我们今天要宽泛得多。奇怪的是,叶圣陶的序跋、阿英的日记、孙犁的笔记、札记,柯灵、唐弢、黄裳的杂论、书话,被当做散文集出版,今天有些人竟感到新异。要知道,周作人和郁达夫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二集中,就选有相当数量的抒情散文之外的“杂篇”。郁达夫选周作人散文近六十篇,其中半数是文艺评论、读书札记和文艺随谈。周作人将史学家顾颉刚数万言的议论性文字《〈古史辨〉自序》,竟也当做散文收录(仅选他的这一篇),更说明散文路数之宽广。

看来,我还会继续写散文,写各种类型的散文,笔在我手中。我时常生活在记忆中,怀念中,惦念中,散文离不开“念”。

吴泰昌

二〇〇〇年七月

目 录

写在卷首	1
------	---

记 忆 镂 痕

阿英的最后十年	2
值得怀念的阿英	10
寂寞吗?杨晦老师	16
我的老师——杨晦	19
刻在心上的记忆	23
想起“亭子间”	27
在香山没有红叶的日子里	30
忆念中的诗人小川	34
开卷有益	39
难忘的微笑	41
梦的记忆	45
飘浮在眼前的那片白云	49
海棠树下的约会	54

温暖的记忆	58
听朱光潜老师闲谈	61
紧含眼中的泪	72
一氓老的雅趣	80
吴组缃的《山洪》	91
憾 事	95
玫瑰伴她远行	98
“我爱的书”	100
忆不尽的冰心	104
扉页上的话语	110
秋天里的钱钟书	113
一本刚翻开的大书	121
朴老在我心中	126
断忆白尘	130
巴金这个人……	137

艺 文 轶 话

《怀旧》的雪泥鸿爪	148
文学研究会宣言的起草者	150
柳亚子的诗	153
再谈柳亚子的诗	156
我国第一份“诗刊”	159
沈尹默和新诗	161
《倪焕之》与侯绍裘	163

张闻天早年的文学译著	165
业余佳作	168
《小说年鉴》	170
钱杏邨与《二心集》	173
田汉的散文	177
引进西方艺术的第一人——李叔同	179
不以诗人自居的诗人——马君武	184
活跃的沪版《救亡日报》文艺副刊	189
漫话《抗战八年木刻选集》	195
未厌居里说“未厌”	198
李自成在我国文艺上的反映	201
不该忽略的文坛老人	203
《郁达夫诗词抄》晚出之谜	207
辛亥文谈	210
读近代纺织诗歌小记	215
文人赞咏中的民间铁画	218
黄遵宪与《红楼梦》	220
齐燕铭遗札	223
周恩来与第一次文代会	227
忆及的三本书	230
“我们欢迎你们”	233

说 长 道 短

《阿英文集》编后的话	236
------------	-----

《艺文杂谈》编后记	239
《书林秋草》编后	241
序《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	243
《十年散文选》序	250
《香港的故事》序	256
《诗论》重版漫忆	260
李晓和他的小说	266
可贵的铺路石的评论	270
《我在寻找那颗星》序	273
《李一氓藏画选》跋	276
序《不尽天涯路》	278
《宾退集——灯下谈艺录》序	280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序	282
《红楼梦诗词书法集》序	285
且让我细细品读《安徽文学五十年》	288
半个世纪的回眸	292
孙犁是这样回答的	294
夏衍谈报告文学	304

泥 泞 行 走

海棠花开	310
徽州道上	312
峨眉山人	315
坦桑尼亚的狮子	318

愿这个片刻长久	321
石头弹子的故事	326
有星和无星的夜	332
乌木雕的情思	340
红红的小辣椒	344
咸鸭蛋和松花蛋	348
巴老的“杂事”	359
月光会照亮路的	361
她钟爱带刺的玫瑰花	374
险闯大祸	377
文汇情谊	382
忘了时日的五天	384
鲜鱼浓汤	386
燕园的黄昏	390
致红场卖画女郎	394
关于《梦的记忆》的记忆	396
在意大利寻觅	398
我的戒烟	405
失约的家宴	410
飘动的红叶	413
方寸之间	415
山城故事多	418
以水为金	421
橄榄树下历险记	425
我的睡眠	431

似曾相识麦卡锡	435
一九九九年之夏	437
在泥泞中行走	442
我的北大同学	446
编竟赘语	451

记 忆 镂 痕

梦 里 沧 桑

吴泰昌散文自选

阿英的最后十年

阿英同志逝世快两年了。

这位使我尊敬的前辈，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给我留下的记忆是那么深刻，像一刀一刀雕在我的脑壁上，又像一根一根的尖针扎在我的记忆里。十年，在林彪、“四人帮”的肆意摧残下，文艺界有多少优秀之士屈死。有的当时倒下了；有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备受折磨，终于致死。阿英就是属于后一种。他长期蒙受巨大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痛楚。但是，他从不呻吟，他以惊人的毅力支撑到了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七日，分享了祖国新生的欢乐。

一九六六年初夏，阿英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江青勾结林彪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把所谓的十七年文艺黑线追溯到三十年代。而阿英，从二十年代末起，就是我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被打成反革命的“四条汉子”，他与这些老友历史的和现实的关联，又岂能幸免祸及。他常对家里人说：以后“罢官”也好，可以有时间安下心来做些多年想做的事。他知道年龄不饶人，加上自己大脑有过疾病，六十六岁的人，说不准哪一天会突然丧失思维和写作能力，那才是最可怕的。所以尽管白天挨斗，挂牌子示众，晚上他总是在认真回忆，检查自己。他希望运动赶快过去。

但是，他想得太天真了。一场罗织罪名的残酷迫害，没头没脑地打在他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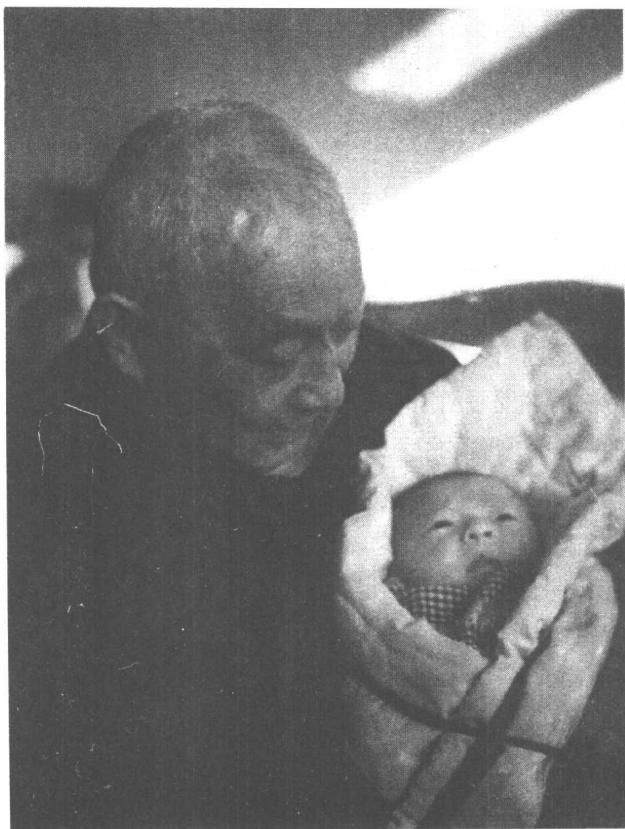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下半夜，他被抓上一辆大卡车，从家里绑架走了。原来上半夜，江青在接见电影界的一次会上，公开诬陷他是“叛徒”。当时的江青是上帝的化身，她的话就是法律。她说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谁若不同意，谁就是反对中央首长，就是现行反革命。阿英用沉默来对抗，自然少不了一顿拳打脚踢。

三天后，江青伙同康生，又在一次电影界座谈会上，诬蔑阿英作为顾问的影片《诗人杜甫》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说影片里表现了阿英等人的“阴暗心理”。一九七〇年，在姚文元把持下的第六期《红旗》上，一篇署名钟岸的攻击陈白尘同志的话剧《石达开的末路》的文章中，又诬蔑阿英一九四一年愤慨于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而创作的历史剧《洪宣娇》，是“反动文艺作品”，是用“指桑骂槐”的手法“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这样的蓄意陷害，简直把阿英置之死地。一九四五年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他在苏北根据地创作的优秀剧作《李闯王》，竟也成为“借古讽今”、影射攻击的“大毒草”。一九六二年《文学评论》发表的他写于一九五五年的一篇谈《老残游记》的旧稿，因为其中谈到清官与贪官问题，也被强加上攻击“三面红旗”的罪名。

从此，阿英头上被戴上了“叛徒”、“反党分子”两顶帽子。

一九六六年盛夏，当社会上抄家盛行时，反革命小丑戚本禹曾在一个公开场合，传达了陈伯达和康生的“指示”：封存阿英的书房，任何人不准动。阿英当时还以为这是一种好意的关照。阿英的收藏素负盛名，他那小巧的独家四合院弯弯曲曲的书房，吸引过不少国内外知名的人物。陈毅同志、郭老来看过书。陈伯达和康生也来看过书、借过书。谁知不久，陈伯达一伙的卑鄙用心就暴露了。

一九六八年秋天，阿英全家从棉花胡同旧宅被扫地出门，赶到终年不见



阿英最后一次留影,1976年冬,抱外孙吴喆。

阳光的一间过道南屋。紧接着,陈伯达以“审查”为名,亲笔手谕,抢掠了阿英的全部图书收藏。

新中国成立后,阿英曾陆续捐献给国家相当数量的珍贵图书。现在残存的两张文化部文管局签发的阿英捐赠书单记载着: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一次捐献明版本书七册;一九五六年一次捐献明、清善本书七十五册。一九六八年,他尚在受审查,曾主动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提供在他被封存的图书中,有可供研究中苏边界问题用的资料。“四人帮”一伙如此无视社会主义法制,以强权抢夺别人的私有财物,而这种强盗行径,竟然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这使阿英极为痛心,极为震惊。如果说,江青在政治上对他的诬陷是给他精神上插了一刀,那么这件事,也同样是很深的一刀。由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的健康很快恶化了。

一九六九年,阿英得了中风,瘫痪在床,失去了说话能力。在缺乏起码的医疗和物质条件的情况下,靠爱人林莉同志的照护和梅兰芳夫人福芝芳等亲友接济药物,总算慢慢缓了过来,八九个月后逐渐恢复了说话、写字、走路的能力。但日子越来越艰难,老伴受株连被迫辞职,精神分裂症加剧(在阿英逝世不到两个月也相继故去)。一直生活在身边的幼女,大学毕业后,因系“叛徒子女”,不能留京照顾两位重病的老人,被分配到河北省农村工作。大病初愈后的阿英常常拄着拐棍,边走边歇,上街买东西。

一九七五年秋,喜事和悲剧对阿英交相冲击。由于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着手解决了一批老干部的问题;加上陈毅同志生前的过问和关怀,他的问题解决了。江青强加在他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中央恢复了这位老党员的政治名誉。他虽仍处斗室之中,对国家的命运深感忧虑,但他坚信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那年他已是七十五岁高龄的人了,为党工作的希望又在他心里萌动,他打算一旦被抄走的资料退回,就闭门工作。谁知,当他刚卸下政治的镣铐,病魔又紧紧缠住了他。九月的最后一天,一个秋雨连绵的早